

邓云乡集



云乡漫录

邓云乡 著

中华书局

邓云乡集

云乡漫录

邓云乡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乡漫录/邓云乡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15.4
(邓云乡集)

ISBN 978-7-101-10474-5

I. 云… II. 邓…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35371 号

书 名 云乡漫录

著 者 邓云乡

丛 书 名 邓云乡集

责任编辑 胡正娟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5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3 $\frac{3}{8}$ 插页 4 字数 300 千字

印 数 1-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0474-5

定 价 40.00 元



小丁 绘

邓云乡，学名邓云骧，室名水流云在轩。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出生于山西灵丘东河南镇邓氏祖宅。一九三六年初随父母迁居北京。一九四七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做过中学教员、译电员。一九四九年后在燃料工业部工作，一九五六年调入上海动力学校（上海电力学院前身），直至一九九三年退休。一九九九年二月九日因病逝世。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燕京乡土记》、《红楼风俗谭》、《水流云在书话》等。



一九九五年邓云乡与唐德刚（左）、朱淡文（中）摄于沪上



一九九五年邓云乡与香港友人邓孔怀（左）摄于香港中文大学

雲鄉宗兄：你的來信都收到了，謝。前幾天打電話給陳光歡醫生，談及你的病和那藥片。他一聽到美國新特效藥馬上就猜是「Sulfonamides」了。我答：正是，但傷怎曉得？他說這藥目前最為行時，外邊很多醫生都採用。藥應該是好藥，但先提揚它能治的病則些藥亦有同樣功效，只是「Sulfonamides」新出，經過藥廠大事宣傳，大家於是都相信它比舊有的好，如此而已矣。他又說凡所有治前列腺之藥物，動時仍未有一能徹底治療的。說有的話，都是騙人的，所以病者都要一生服食，這也是藥廠久不久推出「新」藥以招攬客戶的緣故。他認為對付這病最好的辦法還是做手術，不過手術一定要做得好，做得不好也會有復發的機會。做得好是能根治的。我希望那些藥片能暫時控制着傷前列腺的增生，減輕一些痛苦。要是未甚佳的話，可找陳醫生替你做手術。藥片食完了，我給你再寄。

你說你有一套石印「圓明園」的十景要贈我，謝，你的美意。你的一套你留着觀賞吧，因為我已經有一套（也是石印）放在倫敦，不過我倒很想聽你的貴析。這在上海會面的時候吧！北京南長街的今院，自從訂銀後，一直刪去音訊，事情恐怕有點不妙。別無他法，姑且等着。如事不成，只有拿回訂金算了。前天收到從河南鄭州寄來「尋根雜誌」一本，想是先囑他們辦的。你的「中國民居清話」細讀過了，使我想起當年王偏教吟吟吟，問你一大堆問題，然後居然收到你不厭其煩地逐一回答。那時的欣悅，是每片表達的。近日香港飛風驟作，雖以不正，但帶來雨水驚人，山溪傾瀉，方石下墜，以至交通嚴重阻塞，幸我附近還其平靜，祝身體健康！

雲孔懷致上 九五年九月廿二日

出版说明

邓云乡(一九二四—一九九九),学名邓云骧。山西灵丘人。教授。作家,民俗学家,红学家。出生于书香世家,祖父和父亲都曾在清朝为官。幼时生活在山西灵丘东河南镇,一九三六年初随父母迁居北京,一九四七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做过中学教员、译电员。一九四九年后在燃料工业部工作,一九五六年调入上海动力学校(上海电力学院前身),直至退休。

邓云乡学识渊博,文史功底深厚。为文看似朴实,实则蕴藏着无穷的艺术魅力。其旁征博引,信手拈来。不论叙述民风民俗,描摹旧时胜迹,抑或是钩沉文人旧事,探寻一段史实,均娓娓道来,语颇隽永,耐人寻味。

此次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邓云乡作品集,参考了二〇〇四年版《邓云乡集》,并参校既出的其他单行本。编辑整理的基本原则是慎改,改必有据。具体来说,就是:

- 一、凡工作底本与参校本文字有异者,辨证是非,校订讹误。
- 二、凡引文有疑问之处,若作者注明文献版本情况,则复核该版本;若作者未能注明的,或者版本不易得的,则复核通行本。
- 三、作者早年著述中个别用字与当代通行规范不合者,俱从今例。
- 四、作者著述中某些错讹之处,未径改者加注说明。
- 五、本次整理对某些书稿做了适当增补,尽量减少遗珠之恨;有的则重新编排,以更加方便阅读。

邓云乡与中华书局渊源颇深,生前即在中华书局出版《红楼梦风俗谭》、《文化古城旧事》、《增补燕京乡土记》、《水流云在丛稿》等多部著作。此次再续前缘,我们幸得其家属的大力支持,不仅提供了邓云乡既出的各种单行本作为编辑工作的参考,并以其私藏印章、照片、手稿见示,以成图文并茂之功,在此谨致谢忱。

中华书局编辑部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

目 录

老北京的四合院	1
北京俗曲与北京风俗	13
中国民居清话	46
茶梦	53
香烟与香烟画片	61
字轴与苏裱	72
“倒打抓髻”	75
关于晋帮商人答客问	79
知堂座上说“风俗”	94
梁实秋文注趣	101
阴历年·中医·简体字	111
百年“商务”三题	115
合众图书馆	121
香港大学	123
新亚书院与中文大学	126
吐露港的春秋	129
清代中州文士	132
清代河北学人	142
南书房行走	154
苏州状元谱	157
“末代状元”补充	170

八股文之谜	173
“破题”和“画○”	176
吾乡先贤	180
曹雪芹与惠红豆	194
抄家情节	197
抄家清单	207
清代各种查抄	212
顾颉刚大名访古	219
有关芥川龙之介	223
《中国文化》与胡适分数单	227
胡适与王小航	230
赵元任与汉语拼音	238
唐德刚的打油诗	241
钱玄同手札	244
林琴南文学艺术	248
“小处不可随便”与“雅”	268
酒与文人	271
思旧谈雅	274
绮园古藤	277
“七夕”书感	280
“元配夫人”的韧性	284
京剧谈“趣”	287
国学琐谈	290
大观园二题	296
民俗秋窗答问	301
世纪文化反思	373

老北京的四合院

四合院之好,在于它有房子、有院子、有大门、有房门。关上大门,自成一统:走出房门,顶天立地;四顾环绕,中间舒展;廊栏曲折,有露有藏。如果条件好,几个四合院连在一起,那除去合之外,又多了一个深字。“庭院深深深几许”、“一场秋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这样纯中国式的诗境,其感人深处,是和古老的四合院建筑分不开的。

北京四合院好在其合,贵在其敞。合便于保存自我的天地;敞则更容易观赏广阔的空间,视野更大,无坐井观天之弊。这样的居住条件,似乎也影响到居住者的素养气质。一方面是不干扰别人,自然也不愿别人干扰。二方面很敞快、较达观、不拘谨、较坦然,但也缺少竞争性,自然也不斤斤计较。三面对自然界很敏感,对春夏秋冬岁时变化有深厚情致。让我们先来看看四合院的春、夏、秋、冬。

冬至过了是腊八,四合院春的消息已经开始萌动了。过了二十三,离年剩七天……在腊尽春回之际,四合院中自然是别有一番风光了,最先是围绕着年的点缀。以半世纪前的具体时代来说吧。老式人家还要贴春联,而新式人家或客居的半新式人家,春联一般都免了。但都要打扫房子,重新糊窗户。打扫房屋如果说雅言叫掸尘,北京人说话讲究忌讳,大年下的,什么打呀,扫呀,说着不雅驯,因而也总叫掸尘了。四合院屋里屋外,打扫

得干干净净，首先给人以万象一新之感。

可就在这样明媚的春光中，中午前后，忽听得院子里拍打一声，什么东西一响，啊——起风了，“不刮春风地不开，不刮秋风子不来”。北京的大风常常由正月里刮起，直刮到杨柳树发了芽，桃李树开了花。四合院中是不栽杨柳树的。但桃树、李树可能有。而最多的则是丁香树、海棠树，这是点缀四合院春光的使者。

春节也就是北京四合院中人们说的过年，由冬至算起的“九九”计之，一般常“六九”前后，已过“三九”严寒的高峰，天气渐渐回暖，四合院墙阴的积雪渐渐化了，檐前挂着晶莹的“檐溜”，一滴一滴的水滴下来……虽然忙年的人们，无暇顾及四合院中气候的变化，但春的脚步一天天地更近了。

春节到了，拜年的人一进垂花门，北屋的大奶奶隔着窗户早已望见了。连忙一掀帘子出来迎接。簇新蓝布大褂，绣花缎子骆驼棉鞋，鬓上插一朵红绒喜字，那身影从帘子边上一闪，那光芒已照满整个四合院，融化在一片乐声笑语中了……

不必多写，只这样一个特写镜头，就可以概括四合院春之旖丽了。

北京春天多风，但上午天气总是好的。暖日暄晴，春云浮荡，站在小小的四合院中，背抄着手，仰头眺望鸽子起盘，飞到东，看到东，飞到南，看到南……鸽群绕着四合院上空飞，一派葫芦声在晴空中响着，主人悠闲地四面看着，这是四合院春风中的一首散文诗。

丽日当窗，你在室中正埋头做着你的工作，听得窗根下面“嗡嗡……”地响着，是什么呢？谁家的孩子正在院子抖着从厂甸新买来的空竹。这又是四合院春风中的一首小诗。

北京的长夏,天气酷热。现在住在高楼里的人们,不能不借助现代的科学技术发明如电风扇、空调、电冰箱等等玩艺消暑降温,可当年老北京的四合院里这些玩艺全都没有,但在四合院里消暑度假,却比现代在用先进的技术制造的低温更适合人体的自然条件,更舒服也更充满凉意,令人神往不置。

四合院里的人们怎样消暑度夏呢?简言之就是冷布糊窗、竹帘映日、冰桶生凉、天棚荫屋,再加上冰盏声声,蝉鸣阵阵,午梦初回,闲情似水,这便是一首夏之歌了。

冷布糊窗,是不管大小四合院,不管贫家富户,最起码的消暑措施。冷布名布而非布,非纱而似纱。这是京南各县,用木机织的一种窗纱,单股细土纱,织成孔距约两三毫米大的纱布,再上绿色浆或本色浆。干后烫平,十分挺滑,用来当窗纱糊窗,比西式铁丝纱以及近年的塑料尼龙纱纱孔要大一倍多,因而极为透风爽朗。

老式四合院房屋窗户都是木制的,最考究的有三层。最外护窗,就是块木板,可以卸下装上,冬春之交可挡寒风灰沙,不过一般院子没有。二是竖长方格交错成纹的窗户,夏天可以支或吊起。三是大方格窗,是夏天糊冷布及卷窗的,俗曰“纱屋子”。入夏之后,把外面或里面窗吊起,把纱屋子的旧纸旧纱扯去,糊上碧绿的新冷布,雪白的东昌纸做的新卷窗,不但屋始洞然,而且空气畅通,清风徐来,爽朗宜人。乾隆时前因居士《日下新讴》有风俗竹枝云:“庭院曦阳架席遮,卷窗冷布亮于纱。曼声□(原缺)响珠堪听,向晚门前唤卖花。”这诗第一句说“天棚”,第二句便说冷布糊窗。诗后有小注云:“纸窗中间,亦必开空数棂,以通风气。另糊冷布以隔飞蝇,冷布之外加幅纸,纸端横施一挺,昼则卷起,夜则放下,名为‘卷窗’。”

糊冷布最便宜,因而一般贫寒家也有力于此。只是冷布不坚固,一夏过后,到豆叶黄、秋风凉的时候,日晒、风吹、雨打,差不多也破了。好在价钱便宜,明年再糊新的。在窗户上糊冷布、糊卷窗的同时,房门上都要挂竹帘子了。竹帘子考究起来是无穷无尽的,“珠帘暮卷西山雨”,穿珠为帘固然珍贵,但一般琉璃珠帘,也值不了多少钱。倒是好的竹帘,十分高贵,如《红楼梦》中说的虾米须帘、湘妃竹帘以及朱漆竹帘等等,都是贵戚之家的用品。一般人家,挂一副细竹皮篾片帘子就很不错了。隔着竹帘,闲望院中的日影,带露水的花木,雨中的撑伞人;晚间上灯之后,坐在黑黝黝的院中乘凉,望着室中灯下朦胧的人影,都是很有诗意的。北京人住惯四合院,喜爱竹帘子,去夏回京,见不少搬进高层楼宇中居住的人,也在房门口挂上竹帘子,只有这点传统的习惯,留下一点四合院的梦痕吧。

四合院消暑,搭个天棚是十分理想的。尤其是北京旧时天棚,工艺最巧妙。不过搭天棚比较费钱,要有一定的经济条件才能办到。旧时形容北京四合院夏日风光的顺口溜道:“天棚鱼缸石榴树,老爷肥狗胖丫头。”这在清代,起码也得是个七品小京官,或者是一个粮店的大掌柜的才能办得到,一般人谈何容易呢?

搭天棚要用四种材料:好芦席、杉篙、小竹竿、粗细麻绳,这些东西不是搭天棚的人家买的,而是租赁的。北京过去有一种买卖,叫“棚铺”,东南西北城都有,是很大的生意。它们营业范围有两大项,一是包搭红白喜事棚,结婚、办寿、大出丧,都要搭棚招待宾客;二是搭天棚,年年夏天的固定生意,它们备有许多芦席等生财,替顾主包搭天棚,包搭包拆,秋后算账。年年有固定的主顾,到时来搭,到时来拆,绝不会有误,这是旧时北京生活

中的朴实、诚恳、方便的一例。

北京搭天棚的工人叫棚匠,是专门的行业。心灵手巧,身体矫健,一手抱一根三丈长的杉篙,一手攀高,爬个十丈八丈不稀奇,个个都是身怀绝技的把式,因而北京搭天棚,可以说是天下绝技。北京旧时搭天棚,上至皇宫内院,下到寻常百姓人家(当然是有点财力的)。清末甲午海战后,李鸿章去日本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换约正是农历四月末,已入夏季,那拉氏在颐和园传棚匠搭天棚,京中市间传一讽刺联云:“台湾省已归日本,乐寿堂传搭天棚。”这是一个有名的天棚掌故。故宫当年也搭天棚。道光《养正斋诗集》中就专有写宫中天棚的事。诗云:

消夏凉棚好,浑忘烈日烘。
名花罗砌下,斜荫幕堂东。
偶卷仍留露,凭高不碍风。
自无烦暑至,飒爽畅心中。
凌高神结构,平敞蔽清虚。
纳爽延高下,当炎任卷舒。
花香仍入户,日影勿侵除。
得阴宜趺坐,南风晚度徐。

诗并不好,但把天棚消暑的特征都说到了。不过这个人们还容易理解,因为是皇宫。而当年监狱中也要搭天棚,则是人们很难想到的。康熙、雍正时诗人查慎行因其弟文字狱案,投刑部狱,《敬业堂诗续集》中有《诣狱集》一卷,有首五古《凉棚吟》就是在刑部狱中感谢刑部主事为他系所搭天棚写的。有几句写搭天棚的话,不妨摘引,以见实况。

谓当设凉棚，雇值约五千。
展开积秽土，料节日用钱。
列木十数株，交加竹作椽。
芦帘分草檐，补缀绳寸联。
转盼结构成，轩豁开虫天。

这几句文词古奥，但说的都是实情。四合院搭天棚，能障烈日却又爽朗，一是高，一般院中天棚棚顶比北屋屋檐还要高出三四尺，所以障烈日而不挡好风；而且顶上席子是活的，可从下面用绳一抽卷起来，露出青天。在夏夜，坐在天棚下，把棚顶芦席卷起，眺望一下星斗，分外有神秘飘渺之感。

天棚不但四合院中可搭，高楼房同样可以搭。协和医院重檐飞起，夏天照样搭四五层楼高的天棚，可张可阖，叹为观止，真有公输般之巧。一九八二年夏天到协和医院看望谢国桢老师，见西门也搭着天棚，又矮又笨，十分简陋，不禁哑然失笑。看来北京搭天棚的技艺，今天的确已成为“广陵散”了。

与天棚同样重要的消暑工具，是冰桶。大四合院的大北屋，炎暑流金的盛夏，院里搭着大天棚，当地八仙桌前放着大冰桶。明亮的红色广漆和黄铜箍的大冰桶闪光耀眼，内中放上一大块冒着白气的亮晶晶的冰，便满室生凉，暑意全消矣。即光绪时词人严缙生所谓“三钱买得水晶山”也。

小户人家住在小四合院东西厢房中，搭不起天棚也没有广漆大冰桶，怎么办呢？窗户糊上了新冷布，房门口挂上竹帘子，铺板上铺上凉席，房檐上挂个大苇帘子，太阳过来放下来，也凉阴阴的。桌上摆个大绿釉子瓦盆，买上一大块天然冰，冰上小半盆绿豆汤，所费无几。休息的日子，下午一觉醒来，躺在铺上矇